

苦英雄

普英雄

青年協會書局發行

上海博物院路廿號

小說二種

靈光的三笑

托爾斯泰著
每冊八分

托氏小說均極有價值本篇含義尤爲深遠而又人人易解全書以「三笑」構成以之發明三端極重要之人生真理白話體裁清順易讀

創作

短篇小說集

每冊一角二分

全書有創作短篇小說十篇各篇皆有特別命意皆出當代老作家之手少年讀之殊有裨益

兒童故事三種

德育故事

謝洪資編
每冊二角

用白話小說體裁敘述故事二十則有紀實有幻構趣味濃厚意寓懲勸

八福演義

胡貽穀譯
每冊一角半

以八福之訓意爲骨骸演述故事八則令人恍然於八福之真意義（白話體）

義勇少年

每冊一角半

全書以正其誼不謀其利爲主旨敘述一小子可驚可愕之經歷亦上乘之傳記小說也（白話體）

一九二三年三月初版

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一版

苦英雄全一冊

原著者 戴逸 菴

譯述者 胡貽穀

刊行者 青年協會書局

發售者 青年協會書局

上海博物院路廿號

每冊實價大洋四角

苦英雄

目次

- | | | |
|-----|----------|----------|
| 第一章 | 哈定村林肯誕生 | 那伯河畢來援溺 |
| 第二章 | 開村學英雄初識字 | 聞喜信夫婦議遷居 |
| 第三章 | 運酒饕餮投魚腹 | 開茅徑別築蝸廬 |
| 第四章 | 構茅屋老夫有子 | 戒酒杯慈母訓兒 |
| 第五章 | 染疫症賢母逝世 | 應書信良牧來鄉 |
| 第六章 | 得新書勝逢良友 | 娶繼母再獲慈親 |
| 第七章 | 戒殘殺慈善爲懷 | 習禮儀斯文自重 |
| 第八章 | 逢意外誤溼藏書 | 遭苛待登門割麥 |
| 第九章 | 充船工權時執役 | 救醉漢一夜無眠 |

苦英雄 目錄

二

第十章 述痛言繼母鍾愛

作論文小子成名

第十一章 送貨船林肯遠行

泊荒野黑奴襲擊

第十二章 觀審判研究演說

遷新地建築良居

第十三章 駕商舶亞佛脫傾心

誇拳術尼得亨敗績

第十四章 持籌握算市僧生涯

繼暑焚膏書癡本色

第十五章 勇武黨逞威賈禍

俠義客解怨息爭

第十六章 招民軍林肯充司令

戒暴動勇士救老人

第十七章 表政見登台初演說

經商業倒店受給欺

第十八章 被選舉效忠議院

讀法律篤志專門

第十九章 顧人道仗義執言

因親誼秉公辯護

第二十章 駁證言代雪覆盆冤

購良田獻作高堂產

第二十一章 奮舌戰反對蓄奴

作演說力摧勁敵

第二十二章 表歡迎偉人當選

圖暗殺宵小陰謀

第二十三章 踐高位允孚民望

忍小忿默化敵心

第二十四章 處疑難獨運精心

臨憂患灼知真理

第二十五章 好談諧橫遭攻擊

崇正道嚴誠戎行

第二十六章 一日萬幾盡勞國事

原情赦罪厚待軍人

第二十七章 略迹原心幾番赦過

矜孤恤寡到處施仁

第二十八章 表目的赤心救國

沛仁恩蓄志釋奴

第二十九章 黑族歡迎救世主

總統頒布釋奴文

第三十章 受愛戴林肯再當選

作演詞總統表丹忱

第三十一章 停戰局萬民齊慶祝

再當權叛黨逞陰謀

第三十二章 大命歸天慘遭暗殺

哀聲震地痛失慈雲

第三十三章 傳噩耗鄰邦遣弔

行葬禮舉國同悲

苦英雄 目錄



苦英雄

第一章

哈定村林肯誕生 那伯河畢來援溺

美國肯得蓋省哈定村拿林河的南岸，地處荒涼，人烟稀少。在葦草叢中，有一份人家，房屋低矮粗陋，莫說地板，連窗戶也沒有一扇，彷彿古代農人住的。這所屋子，却便是名震天下的美國大總統亞伯拉罕·林肯發祥之處。他誕生的日子，是在一千八百零九年二月十二日。當時美國人的俗尚，不像如今這樣奢靡，服用住處，都極質樸，只求飽暖之外，有力保衛自己，抵制豺狼虎豹，就算是安樂窩了；因此大半是不識字不知書的人。林肯的父親名叫多馬士，母親海氏名叫嫩散。多馬士二十八歲時婚娶，那時嫩散才二十三歲。娶了三年，就生下林肯，一家三口，天倫之樂，甚是圓滿。相近他們住的茅屋，有泉流一道，泉水自石下湧出，潺潺作聲，寂寥之中，倒也可以借他消愁解悶。如今美洲的石泉場就是因此得名的。多馬士生在斐基尼亞省的拉金亨鎮，那時是一千七百七十八年。生後二年，他父親偵知肯得蓋的土地肥美，人口繁盛，便移家到肯得蓋所住的地方，便是

如今的白立脫鎮。多馬士排行第四，有兩個哥哥，一個姊姊，一個妹妹。當他們搬到肯得蓋時，那邊的土人，遇了白種人，怒目切齒，如夙世的仇家，乘便就要殺害。所以白人的性命，好似捏在手中，快槍一刻不敢離身。多馬士的父親在肯得蓋住了四年。有一天他到田中去結籬笆，將多馬士帶在身邊；他兩個大兒子，却另在一塊田中工作。那時多馬士年才六歲，也幫着父親，作點輕便生活。不料禍從天降，走沒多路，早有一羣土人，埋伏在那裏，趁他們父子二人不提防時，突然向他們開槍轟擊。一彈飛來，正中多馬士的父親，登時撲在地下，嗚呼哀哉了。這時把個多馬士嚇得魂飛天外，呆立着如木人一般。他兩個哥哥，聽見了槍聲，知有變故，急忙跑回石壘，望見土人，便開槍射擊。槍響時，一個土人應聲而倒。多馬士見死了一個土人，心神稍定，也飛步跑回石壘。當時他兩個哥哥，一面向土人猛擊，一面招集了幾十個同種的人，正待出壘追捕，土人已皆遁去。這一天林肯家裏的悲慘，自不用說了。原來這種苦況，開闢美洲的先輩，經歷的很多。多馬士肚子裏，這種故事，也藏着不少。有時工罷回家，常津津有味地向林肯講述。在多馬士初到肯得蓋的那年，土人攻擊居留的殖民，非常利害，因此大衆殖民，結成個保衛團。有一個喚做蒲恩的，到肯得蓋最早，便舉做團中

的中佐，葛賴格將軍舉爲全團的元帥，排齊隊伍，與土人接仗。土人兇很非凡，殖民被他們打敗；蒲恩的兒子受了重傷。蒲恩將他背着退走，土人蜂擁上前，圍困得四無出路；他便跳入河中。那知還沒過河，兒子已是死了。到了那岸，回望土人已從水中趕來，急拋了死屍，飛跑回堡，差一點兒就被土人結果性命。開戰之前，蒲恩督領的砲壘中，有三個女孩，駕着小船，在一條河中遊戲。內中一個，便是蒲恩的女兒，忽有一隊土人，從蘆葦中突出，把他們連人帶船，拉到岸上。三個女孩，驚的死去活來，狂叫救命，聲音直達堡壘。堡壘中的人，聞聲出救時，土人已帶着三個孩子遠颺了。當時天色已晚，整隊追趕，已是不及，只得連夜將所有的壯丁招集攏來，等到天明，便四處去找尋。整整找了一天，到日暮時，方纔遠遠的望見土人在那裏炊煮晚飯。那地離堡已有一百多里路了。衆人出其不意，悄悄的抄到他們後面，快槍齊發。土人倉皇無措，各自逃生，不要說顧不到女孩，就是他們的兵器也都丟下了。這樣三個女孩方得脫出虎口。這種險遇，林肯聽他父親講的多了，轉覺自己所處的地位，真是福氣的很。

自從林肯的祖父被土人打死之後，他的祖母，打算搬場。後來林肯的父親多馬士逐漸長大，

便出外自尋餬口之計。不論到什麼地方，只要有生活的機會，他便在那裏住下。多馬士的才藝，原是平庸得很，作事也極蠢鈍。他遊歷交結的，又多是些粗俗漢子，不免跟着他們做些不正經的事。這也叫近墨者黑，不算希奇。但他從遊行所得的閱歷，却也不少。這種閱歷，於他日後爲人，很有用處。便是人家都喜同他接近，也是爲着他見多識廣的緣故。到了二十六歲，他到以利沙伯鎮，跟着海約瑟學做木匠。後來便娶了海約瑟的姪女嫩散爲妻，因爲這以利沙伯鎮生計困難，他又搬到哈定村去住，這便是林肯家族的來歷。

多馬士到哈定村之後，生了三個孩子；大女撒蘭，次兒林肯，三兒生下不到幾天就殤了。多馬士目不識丁；還是他的妻子，能讀幾句書，然而也不大會寫，只能畫押記賬罷了。她常勸多馬士跟她學習書算；多馬士不肯，海氏竭力勸導，常道：「你雖然年紀長大，不能深造，然而能將自己的姓名寫得上來，比人家畫一個十字總好得多。」多馬士被她纏不過，也就跟着他學寫。他們夫婦二人，原是浸禮會的教友；村中交往的人，頗非俗類。海氏信道很篤，心思也還靈敏。她的父親是斐基尼亞人，搬到肯得蓋約在多馬士父親之後。她自從嫁了多馬士，相夫治家，頗得魚水之歡。光陰似

箭，轉眼林肯已是四歲了。多馬士聞知那伯河平原，地土肥美，便搬家過去。那地方景物清幽，山水明媚；那伯河蜿蜒曲折，一直貫入俄亥俄湖。多馬士在那裏用一百十八鎊銀子買了一塊地，計有一千四百二十八畝。可是多馬士是貧窮不過的人，那裏有這許多錢買地；却原來他用的是現貨欠銀之法。將近年底，將所買的地賣掉了一千二百畝，去還這筆賬，自己只剩了二百二十八畝，出了二十來鎊。當下他就在這塊地上耕種起來，試驗土質，想要大大的做番事業。原來他娶了海氏之後，以前浮躁輕率的性子，已是盡情變換了，想要起家立業，所以很是勤謹。

林肯從前住在拿林河邊的時節，常和他的伴侶鄧根搜捕田鼠爲戲。如今搬到那伯河邊，便專善在河中網魚。那裏有一個童子，叫做畢來，常和他在水畔尋樂。那時林肯才六七歲，蹈險履危，毫不懼怕，有一次他雙手攀住河邊的樹枝，兩足一蹬，縱身騰空，順着樹枝的彈力，打算越過河面。不料一脫手，撲通一聲，正落河心。那時畢來正在岸上，要不是他臨變鎮定，竭力救護，林肯就沒命了。美國那能有這麼一個好總統？這一救，畢來的功真是不小。除了畢來之外，林肯還有一個好朋友，是他的族兄譚尼士，年紀比他畧大。兩下住得很近，異常親密。譚尼士最喜打獵捕魚，與林肯情

投意合。那時林肯雖尚不能荷槍施放，也常隨他一同出去，跟他學習；除了吃飯睡覺，竟想不到回家。這那伯河邊的房子，原是粗陋狹小，同拿林河那邊的一般，脚下並無地板，頭上頂着攔樓，住在裏面，很是悶損。屋中除了幾件木器傢伙，止有荷蘭爐灶一具。可是林肯在這茅屋內，並不覺得甚麼苦處。當時他年紀雖小，才略却已過人。不過他的父母，並不知道罷了。

第二章 開村學英雄初識字 聞喜信夫婦議遷居

一天，林肯的父親，工罷回家，告知他的妻子道：「村中的林內先生，打算就近開設一個蒙學。適才來問我，我家兩個孩子，要不要到他那裏去讀書。你看如何？」海氏道：「林內先生肚子裏也不很通，教不出什麼來。但是這也不必講究，他們去跟他念書，吾想比閑着在家裏，總是好得多。」多馬士道：「我也是這麼想，去了總是學得些。」海氏道：「我聽說林先生數目字也寫不全呢。不知他究竟認得多少字。」多馬士道：「寫字一道，他不懂得。他單只教書，把他所知道的教出來罷了。」海氏道：「這個自然，便是頭等教習，也不過如此。」原來這林內先生是一個新搬來的居民。他家離林肯家約有一里多路。這個人粗笨不堪，沒有一毫爲師的資格。便是在這樣荒僻無人的

所在，也是不能忝居講席的。無奈他糊口無術，遂想了個設學教書的極主意，想賺些脩脯來過活。村中做父母的，明知他毫無學問，却仍送子女去就學；因為村中祇得他一處可以讀書，那裏還有勝似他的學堂呢？因此，林肯和他的姊姊撒蘭便去上學攻讀，這便是林肯識字的初步。

學堂中所有的教科書，止有一本拼字讀本。姊弟二人，合着學習，倒也很有進境。讀了四五天，那學堂就關門了。大約先生肚子裏的材料，已告罄盡；學生所曉得的，已是勝於先生，所以就開不下去。恰好村中又新開了一個學堂。那學堂裏的先生名哈士爾，貨色似乎比林內多些，也能讀，也能寫。林肯姊弟二人，便到那所學堂去攻讀。那學堂離林肯家很遠，足有十二里路，每天往返，煞是辛苦，然而林肯姊弟二人總是天天到學，並不間斷。

多馬士一面要供給子女讀書，一面又要顧着家中的用度，手中非常拮据。雖他所希望的，只要林肯將來能書能寫，也就殼了，但也得下些本錢。照這樣家計艱難，這筆本錢那裏去得來呢？海氏爲了這事，也是十分擔憂，飲食穿着，少不得竭力節省。怎奈他們所住的地方，荒涼太甚，要靠多馬士的本業，手頭富裕，供子女上學，是沒有希望的。在多馬士的心中，本來早就要搬到印第阿那

去。但那時節的印第阿那還沒得着釋放；全省的土人可任意當作奴隸販賣。雖聯邦議會已屢次提議禁阻，只因販奴的人百計阻撓，未得實行；故此搬家去住，很有些不便。對這販賣奴隸一事，住居肯得蓋省的白人，有贊成的，也有反對的，爭論很烈。多馬士夫婦便是在那反對之列。他們以爲販賣奴隸，足以阻礙全省的發達。多馬士常向他妻子道：「世界無論那個國度，凡是使人釋放自由的，百業都各便宜。」他有這個思想，所以移家到印第安那這件事，一時就不得實行了。

林肯所入的學堂，雖極簡陋，然像他這種程度，那也儘敷教授。林肯同他姊姊，在那裏讀了兩個多月。每天早晨離家，懷着幾個麥餅，作爲午餐。天天如此，從不改換口味。一方面他學業上的進步，却很是迅速，不久便能揮筆成書，書也讀了好些。哈士爾看這學生進步神速，知道此兒不凡，必非久伏田野的。林肯在這學堂讀了兩個月之後，哈士爾的全部學問，已盡爲林肯所得；雖居敎授之名，却竟無所施敎了。後來林肯便在家裏自己用功。他家裏止有聖經，問答書，拼法書，各一本。書雖不多，却極有用處；要知道大凡讀書以聖經爲根據的。他的結果，必不惡劣。所謂聖經，安息日，公學，乃國之三寶，林肯家中早已全套備有，他後來建立偉大的功業，都是靠着這個根基哩。

林肯所有的聖道智識，多半是在少時由那兼管哈定村的教區長得來的。這位教區長，每逢下鄉，總在林肯家裏講道。林肯聽得次數多了，着實得些益處。又每逢主日或家禱時，海夫人必選聖經誦讀。這也是林肯長進聖經智識的地方。這樣聖經中故事成句，林肯自小就聽熟了。到了他自能誦讀的時候，聖經又變做他的課本；聖經中叙事的各段，他更是百讀不厭，所以他心中飽滿了聖經中的教訓。後來涉獵他書，未免荒疎聖經。然他自小所得的，畢竟能終身不忘。當他開頭在社會中辦事時，他尚沒有皈依基督教，但對於聖經，却極熟悉。平日和人閑談，或向大眾演說時，聖經中的語句，常順口而出；可知林肯一生的事業，所以能這樣正大光明，無非是由聖經得來的。當林肯身居白宮時，左右的人，屢屢怨謗大員。林肯聽了大不謂然。因向那出言不遜的人道：「朋友，請去細讀箴言十三章十節，再來見吾。」原來此節所說的是「莫在主前道說僕人的短處，恐他咒咀你，你便有罪了。」又有獨立報的主筆皮邱反對林肯的政策。在他的報中，連作論說，一意詆毀攻擊好事的人，將這論說割截下來，封入信函中，郵寄給林肯。林肯讀完了，將紙拋在地上。大聲道：「你的僕人豈是犬麼？那有這種行徑？」這也是聖經中的句語。因為報中譏評他的言論，都是捕

風捉影不是君子所當作的。所以引用聖經句子，自爲辯護。卽此可見其熟讀聖經了。

一八一六年的秋天，搬往印第阿那居住的人，絡繹不絕。因我印第阿那已經釋放了，加入聯邦同盟，所以各地移居的人極多。信息傳來，早已達到肯得蓋。多馬士夫婦得遂初願，欣喜自不消說得。當下就商議遷徙的事。只是多馬士須將肯得蓋的產業售去，才好脫身。眼見得一時不能便行。多馬士打算秋後再作計較。海氏夫人却心中很爲着急，知道在這種地面，出售產業是不易辦到的，心想不知還得要在肯得蓋住多少時候，才得脫然無累呢。多馬士因道：「焦急也是沒用的，遲早總有主顧來的。」海氏夫人猛想起加爾倍來，忙問道：「加爾倍所說的怎麼樣了？」多馬士道：「近日沒有什麼動靜。」原來這加爾倍却是要想置產的人。多馬士曾將有意出售產業的話，和他說過，但沒有成議。海氏以爲此事已成了空夢。在她看來，售產的難處，好似上天一般。因此她又催促多馬士道：「今年我們倘使真要遷移，當急急的設法，宜早不宜遲。到了冬天，就徧促難辦了。」多馬士道：「只要吾們在年內能動身到印第阿那別的都可不怕他，何必過慮。」海氏夫人道：「言雖如此，但臨渴掘井，也是不好。還有一層可慮的：我們在此住長久了，地產權倘有瓜葛起來，